

青年司炉工

施燕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青 年 司 爐 工

施 燕 平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收集了六篇作品，大部分是描寫大躍進后上海工農業生產戰綫上的新人新事的小說和特寫。“青年司爐工”寫一個青年被分配為司爐工后，怎樣從不安心工作轉變到熱愛工作，並歌頌了一位老工人的高貴品質。“阿寶”寫一個從司爐工出身的車間主任如何對工作負責，依靠群眾，解決了生產上的關鍵問題。“新的戰鬥開始了”寫一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但工作方法有缺點的老工人和一個千勁沖天、永不向困難低頭的青年，互相取長補短，創造了建設鍋爐房的新接管方法。“巨浪”寫的是江南造船廠在趕造五千噸大海輪時的故事。“農民革命的花朵”寫一個合作社主任怎樣積極鑽研，創造半自動化的單人水車，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周小琴和李子梅”寫工廠的兩個女運動員比賽乒乓球的故事，反映出新的運動道德品質正在我們的運動員身上成長起來。

青 年 司 爐 工

施 燕 平 著

*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0308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3/8 字數 45,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價(八) 0.20元

目 次

青年司爐工.....	1
阿 賈.....	10
新的战斗开始了.....	21
巨 浪.....	35
農具革命的花朵.....	55
周小琴和辛子梅.....	63
后 記.....	71

青 年 司 爐 工

說起來，真叫人不高兴，人事科憑什么把我一个初中畢業生，給分配到鍋爐房去工作呢？讀了八九年書，这下整天去跟煤塊、爐子打交道，有什么意思？

記得進厂前几天，訓練班的領導上，組織我們先參觀了一次工厂。一進厂門，老远就听到鑄件車間滾动的馬达声。說真的，我覺得自己的脉搏，一下子跟馬达一起跳动了。从这时开始，我就爱上了鑄件車間，我心里輕輕地在說：“再过几天，我就成为这个車間掌握机器的工人了。”我努力想象着自己將在机器上操作的情景，真不願意离开那个地方。

回到訓練班，这夜我兴奋得老合不上眼。熄灯哨早吹过了，可我的腦海里，还在翻騰着机器的轟鳴声，我真恨不得明天就到工厂去报到。我設想：“一定好好鑽研操作技術，当一名优秀的青年工人。”可是，唉，現在偏叫我去干司爐工，这不是把我先前的美夢全給打破了嗎！

人事科長分配我时，还对我說了許多道理，說司爐的工作很重要，工厂少了它不行，还強調說这是一項專門技術哩！可这些“过門”瞞不住我，一听“司爐工”这个名称，就可想而知，还不是整天站在爐子跟前，拿起煤塊加煤嗎！

負責鍋爐房工作的老師傅，是位老年工人，叫章阿魁。看樣子，准比我父親年紀還大，腮幫子都凹了進去，門牙也全脫落了，鼻梁上架着副老光眼鏡。據說，他除了領導一個鍋爐房外，還統管全廠所有大小水管子；解放後，他一手培養了十來名徒弟，現在日夜三班的司爐工，全是他帶領出來的。

他一見我，就像老丈人招女婿似地上下左右打量了老半天。真怪，要我就要我；不要，干脆退人事科，我還巴不得呢！

他拉我到爐子跟前站了一會。只听得爐膛里的火頭，在轟轟轟地發響，正象條火龍在翻滾。他用手撫着我的肩胛說：“小伙子，好好干吧！咱們這一行，說難不難，但要學精學透，可不是三年五載的事！”說着，他拿給我兩塊又厚又髒的黑粗布，叫我扎在腳背上，說是當心叫火星燙着；一面又拿了把破煤鏟給我，要我先練習揀煤。

我一看自己這副打扮，真跟火頭軍差不離，心想：“好吧，先將就干一下，到晚上下工後，再提意見。”

晚上，一出廠門，我獨個兒向郊外宿舍走去。工人新村的夜晚美極了，遠遠近近一片燈火，夾雜在一叢叢白楊樹中，變成了点点的火花，多好看啊！可我現在那有心思去欣賞這些！我三腳兩步就奔到了宿舍。

我住的那間房子，正好同阿魁師傅是貼隔壁，中間有着一扇門。我躺在床上，不知是為了有心事呢，還是新換了陌生地方的緣故，我用了許多催眠的方法，還是睡不着。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怕靜、怕吃苦；我是要求不要做太簡單的工作。經過一陣劇烈的思想鬥爭，終於下了決心，還是趁早把意見提出

吧。

我翻起身，見阿魁師傅的房間里還有燈光。打門縫里一看，阿魁師傅正披了件棉衣，伏在桌子上寫什麼。我正待敲門，只見他拿下老光眼鏡，抓起桌邊的濕毛巾，在眼睛上擦了擦，又拿起半只麵包來咬了兩口，隨着腮幫子的牽動，重又戴上了眼鏡揮寫起來。我怕擾亂他，不得不把手縮了回來。

隔了一會，房間里突然响起了一陣連續的咳嗽聲。雖然咳聲並不太高，但聽得出，咳得一定很難受，有幾回，真象氣也喘不過來似的。我一想，不如趁這機會去看看他，然後提出我的意見。

沒有敲門，我就沖了進去。阿魁師傅正拿了毛巾使勁掩着嘴，大概是怕咳聲驚動了隔壁的人。他一見我進去，惊奇地問：“怎麼，你還沒睡？”我不知怎麼回答好，趕緊倒了杯開水給他。他喝了几口，才止住了咳。他揩着方才咳嗽時流出來的眼淚說：“沒有什麼，上了歲數的人，就是這個考毛病討厭！”說着，推開杯子，用手背抹了抹嘴唇，又拉着我的手說：“你來得正好，有個問題請教你。”不等我表示態度，他就問：“求一只鍋爐鉄皮的面積，應該怎麼個算法？”他說他算了几次還是不對，正在傷透腦筋哩！我望着他蒼老而又慈祥的臉色，不覺湧起一股崇敬的心情，說：“阿魁師傅，你這麼大年齡，該多休息休息了，何必……”嘿，他不等我說完，抬眼瞅着我說：“怎麼，說我老啦！人家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我剛六十出頭，還遠着哩。再說，姜太公活的啥時代，能比得上今天社會主義啊！”等我把求鍋爐面積的公式告訴他之後，他高興地笑了，輕輕地拍着腦

門說：“瞧我這人，腦子真不管用，這公式不是夜校老師反復教過的嘛！”說着，他又提起鋼筆在練習簿上計算着數字。他見我还不走，就問我：“幾點鐘啦？”我一看是十一點啦。他趕緊推了我一下說：“快去睡吧，看我把你鬧醒了。”我走到房門口才想起自己跑來看他的目的，便又回過頭，囁囁着說：“阿魁師傅，我……”話沒出口，一見他那慈愛的眼光，我終于把喉嚨口的話咽了回去，光說：“那你也早點睡吧！”

回到床上，我还是不能睡着。我拉开窗簾，整個工人新村都已經睡熟，只有一排排整齊的路燈還亮着，遠處的一列火車，發出有節奏的轟隆聲，响着响着，逐漸消失了……。

隔了幾天，阿魁師傅要我正式上爐學習操作。看樣子，這碗飯算是吃定了。我想：“學就學吧！反正挺簡單，將來有機會再說。”

他教我怎樣鑿煤，怎樣把煤送進爐胆里去。他告訴我，最近爐膛里裝了活絡爐排，只要扭扭爐排，煤灰就能掉下來，比起以前的死爐排來，要方便得多了。他一口氣講得很多，都是最基本的東西。他簡直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了。我嘴里在嗯嗯地答應，心里可着實有點不耐煩。

這一天，我是跟另外一位老師傅一起工作的，倒還順手。阿魁師傅鼓勵我說：“不錯，小伙子，你進步得很快。”我想這一下可給我機會啦，忙說：“阿魁師傅，能不能給我調個工作？”他睜大眼睛問：“為什麼？”我說：“這工作太簡單啦，我要求做複雜的。”他一听，怔怔地盯了我半晌沒回嘴，最後，他氣憤地說：“嘿，你原來是這樣看一個司爐工的呵，真想不到！”說着，

他还接連搖了几下頭。我真弄不懂，我這個要求有什麼不好，竟這樣使他生氣。他見我沒回嘴，似乎氣消了些，重又和藹地說：“小伙子，你可不能看輕我們這一行呵！不說旁的，光是爐子上的那只氣壓表吧，你要是掌握得不好，鑄件車間的生產，馬上就要受到影響。”真是羊肉沒吃惹身臊，問題沒解決，倒碰了個釘子。

又過了幾天，同我一班的老師傅病了。阿魁師傅正愁沒有人頂替，我就自告奮勇說：“只要配個臨時工給我相幫相幫就行了。”我心里想：“這麼些天了，我還不能單獨工作呵！”阿魁師傅考慮了一番，才答應了。他對我說：“那你得多留神，爐子上操作，可不是玩的。”臨走，他還婆婆媽媽地說：“我停會就來照應你。”我說：“你儘管放心去吧，這裡我負責。”沒有楊六郎的本領，就敢自動挂帥嗎！可是他還不放心，真是的！

一個上半天過去了，操作很順利。我們揀煤、加煤、進水、放氣，忙得不可開交。阿魁師傅總是每隔刻把鐘來檢查一次，問一聲：“怎麼樣？”我也总是用嘴指指爐頭上的氣壓表，說：“沒有問題。”

下午，在扭活絡爐排時，突然給什麼東西軋牢了，任你前推後拉，爐排象被釘死似地動也不動。記得阿魁師傅曾經說過，煤要是揀得不干淨，把石子混進去，就會軋牢爐排，在這種時候，要用拉耙頂在爐膛下面向上頂才行。我拿起拉耙頂了几下，還是不行。真急死人哪，爐排轉不動，煤灰下不來，爐膛里火頭就小，會影響氣壓，影響鑄件車間生產的呀！要是阿魁師傅撞進來看見了，豈不笑話我？我急中生智，趕緊拿了把小鋤

头，將头伸進爐膛口，不管火燙，用勁向爐排上敲了几下，果然有兩塊小石头掉了下來。但差不多同时，一团火星跟着掉进了我的頸項里，一陣火燙，象无数根鉄釘子一下鑽进了我的皮肉，不禁痛得喊出声來。正在这时，阿魁師傅闖了進來，他急得面孔發白，赶忙派人送我到医务所。医生一檢查，說我燙伤了三大塊，替我包扎后，說要休养几天。唉，真沒臉見人，自以为都懂了，却出了这个乱子。我走到車間勞務組去办理請假手續，只見阿魁師傅正坐在車間主任对面做檢討：“……是我太大意，照顧不够，造成了燙伤事故……我願意接受处分……。”

我在療养所一住就是兩天，这日子真不容易打發。白天，我老惦念着厂里的鍋爐房；而夜晚，我的耳朵里好象不住响着阿魁師傅的咳嗽声。我的脑子里，也几次出現他坐在車間主任对面檢討的情景。

第三天晚上，阿魁師傅來看我了，手里还帶了一簍苹果。我知道他自己挺節儉，不好意思接受，可他硬要我收下。他坐了一会，問我：“好点了吧？”我点点头。过了一会，他又問我：“好点了吧？”我發覺他似乎有着沉重的心事，就問：“鍋爐房沒出什么事吧？”停了一会，他說：“噫，說不定爐子要停工。”我听了一惊：“为什么？”他說，昨天鍋爐房作了一次檢查，根据檢查結果，烟囱里面的上半截，一部分青磚有腐爛現象，不赶紧修理很危險；但是要修，也很麻煩，烟囱頂端要拆去几尺，然后在里面补上青磚。这样一來，少說也得一两个月。我揚起眉毛，急忙問：“那爐子一停工，鑄件車間生產怎么办？”他嘆了口气，說：“是呵，这是个困難！工厂可不能一天不生爐子

啊！”他一面講，一面咳嗽。

日光灯發着青白的光亮，照在他的臉上，我仿佛一下子發現这几天里，他瘦了許多。我漸漸感到自己太无用，一点忙也帮不了，反而給他添麻煩。嘿！我还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初中畢業生呢。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來复去睡不着。脑海里尽翻騰着阿魁师傅的話。这一夜，我还做了好几次乱夢，夢見烟囱的上半截倒坍了，爐子损坏了，鑄件車間被迫停工了，兄弟車間的工人，都在眼睁睁地瞅着我們鍋爐房……。

好容易到星期日那天，我出療养所了。离厂好几天，我首先想看看阿魁师傅，然后奔到厂里，打开爐門，聞聞煤的气息，瞅空也鏟上几撮煤。

我一進宿舍，只見阿魁师傅房間里空空的，光景是到厂里去了。奔到厂里，見鍋爐房門口正拥了大群人在挑爐膛里耙出來的煤灰。四周一打量，独独少个阿魁师傅。人家告訴我，說他正鑽在烟囱里面呢。我赶紧跑到烟囱边去，見一扇通烟囱的小門正开在那里。我不管肮髒，馬上爬了進去，里面漆黑一团，空气悶热得至少在九十五度以上。仔細一看，就在我旁边有一个黑影子正打着手电光，向烟囱上端檢查着。我叫了声阿魁师傅，他把电筒光移向我身上，說：“怎么，你也到这里来啦！”說着，赶紧把我拉出烟囱。这时，我才看清楚他面上帶着防毒面具，身上緊裹着一件老棉襖。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我試驗过啦，象我这样裝束，在烟囱里可以停留一刻鐘。”他又向我解釋說：“星期天早上停燒爐子，过三个鐘点，人就可以鑽到

里面去工作，修理到下午四点，爐子再生火。这样修理七八次准能修好。”我一听，心想：“这不就可以不影响鑄件車間生產了嗎？”但是再一想，不行，烟囱不拆去一点，新青磚怎么砌上去呢？阿魁师傅向我解釋說：“这也有办法，我正要找你商量。”他問我要是把火磚敲碎，跟火泥拌和，塗上去能不能頂替青磚。他說：“你是讀过書的，知識多，一定能解决這個問題。”我一听，真是天曉得，書上從來沒有講过这些啊！他見我沒回答，就說：“走，我們去試試再說。”他領我走到車間，把已經拌好的碎火磚火泥，提到打鉄間，在火爐旁边的牆头上塗了几把。他叫我使勁拉風箱，把火头引到牆上去。我拉了一陣，只見壁上的火泥，还是粘得緊緊的。他摸着火泥，張开了瘡嘴，笑着對我說：“行！有办法了！”他这笑容，还是我進厂來第一次見到呢。

阿魁师傅的办法，經厂部研究批准了。星期天一早，爐子就熄火了，起重工們做好了一只大圓木桶，里面坐上一个人，可以吊在烟囱里上下。阿魁师傅第一个要求上去，隔了十多分鐘，人們把木桶放下來換人。他象發牢騷似地說：“剛上去不过分把鐘，就下來啦？”

好容易輪到我第五个上去。我提了桶火泥，拿了砌牆刀，象乘电梯似地升了上去。等木桶一停，我亮开电筒，找着腐爛的地方，用扫帚刮了刮，就把火泥塗上去。我塗着塗着，不知不觉已經靠近烟囱口了。我把头抬起一望，好一片遼闊的天空啊！往左右一看，整个工厂，都展現在我眼前，苏州河象一条暗藍色的帶子，向远方飄去，河上的船只，顯得很小，有的在緩緩移动，有的一簇簇地挤在一起。

忽然，木桶下降了，我才喊：“慢点，讓我再呆一会儿。”可木桶已經着了地。我只得鑽出烟囱。阿魁师傅帮助我脫掉棉衣，擦着汗水；然后又倒了杯开水給我。我喝着水，心里充滿了高兴說：“阿魁师傅，我現在才知道，司爐工的工作真不簡單，多么有意义啊！”他瞅了我一下說：“你不是要求調个复雜的工作嗎？”我面孔一热，不知說什么好。真的，我为什么这样傻，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还要求調动呢！

我尷尬地避开了阿魁师傅的眼光，举头望着烟囱。二朵棉花球似的白云，正从避雷針旁边穿过，我看着看着，心里涌起一陣豪迈的感觉：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工厂！而我，正是在这个工厂里参加光荣劳动的一員！

說真的，我進厂以來，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哩。

阿 賈

党委决定我去当裝修車間的党支部書記。說實話，对組織分配，我当然服从，可心里总有些别扭。培养工業干部，逐步來嘛，刚从部隊轉業來的人，一下子就調到車間搞党务工作，这怎么行呢？党委書記总是說：“甭急，跟大伙好好学习，慢慢兒就会熟悉的！”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可問題是明擺着哪。來了好几天，工作一点头緒还没有，只好成天呆在办公桌上翻党委發的通知和指示。有时車間主任一走，办公室里留下我一个人，碰巧來个工人請示什么工作，我就只好用搖頭來对付了。我想，再这样下去，准会悶出病來的。

同我一起办公的这位車間主任，工作挺干練。是个闊肩膀的彪形漢子。听说，提升为車間主任已半年多啦，可工人们一見他，还是阿賈、阿賈地叫得怪親热。有时个别職員一本正經地喊他“賈主任”，他反而感到不自然。

記得第一天，我拿了介紹信，剛跨進車間，只見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歪着头在琢磨什么；右手握了一支鉛筆，不自覺地在桌子上搭搭搭地敲着。他一見我進去，就跑到我跟前，親

熱地緊握住我的手說：“同志，我早已接到黨委的通知。你來得太好了，我們正有問題要向你請教。”我只好向他笑了笑坐下來。接着，談了很長時間車間里的工作情況。

說實話，一開始我就樂意跟他接近。黨委書記鼓勵我跟他大伙兒學習，看，這不是很好的學習對象嗎？可是，幾天一過，我失望啦。你瞧，在白天，辦公室里象有針刺他似的，整天不見他的影子，而夜晚呢，不是在夜校里讀書，就是在辦公室里拿了圓規、米達尺，在白紙上東划一條綫，西划一個圈的，一直搞到很遲很遲。象這樣我怎么好去打擾他呢！

一天，下班不久，好容易給我抓到了一個機會。他正坐在辦公室里，沖了一杯濃茶，一邊在喝，一邊在啃着大餅。我說：“嘿，阿賈，這麼節約呀，大餅當夜飯！”他喝了一口茶說：“夜飯忘記蒸，大餅也一樣管飽。”我跟他隨便扯了幾句后，就說：“阿賈，干么白天老是找不到你？”他嘿嘿地笑了笑說：“在檢查工作嘛。老習慣啦，一天不到車間各處去走走，心里就老象挂了塊啥似的。”這一下他的話就多啦。他告訴我木箱工段怎樣展開了競賽，鍋爐房又是怎樣在推廣先進加煤法等等，講得那麼有聲有色，使我也聽得出神。我想：“干么不跟他到現場去走走呢？”于是我同他約好，認他做師傅，跟他學習，他一口答應了。第二天開始，他就帶我下現場去了。

二

沿着一段光滑的水泥路，我和阿賈先向木箱工段走去。我看他走在平坦的路上也一蹬一蹬的，心里有點奇怪；仔細一

瞧，發現他的左脚有些拐彎。他腳上穿了一雙布底鞋，鞋幫上還縫了條帶子，緊緊地扎著腳背，象怕鞋子會掉下似的。我說：“阿賈，你還保留著老解放區的作風呵！”我見他沒有什麼表示，又接著說：“不能老是鞋幫上扎鞋帶了，要適應城市的習慣呵！”他低頭看看自己的鞋子，嘿嘿地笑了笑，還是沒說什麼，又往前走了。剛到木箱工段門口，只聽得一片鋸木聲，有的在拼著板，有的高舉著鋤頭在敲釘子，乒乒乓乓，十分熱鬧。工段長提高了嗓音向阿賈報告了昨天的競賽成績後，阿賈就到各部車上去巡視了。他有時彎下腰來幫助人家托著鋸斷下來的木板，有時在斷板車前站立一下。工友們見到他，有的照常工作，有的向他點頭微笑。突然，他在一個工友旁邊站住了，把桌上的一張小紙條拿了起來。我走過去一看，上面繪著一口木箱的圖樣。他注視了一會，拍了下那位工友的肩膀說：“老李，慢一點——”他拿起圖紙，到划樣組去了。

划樣員看來是位非常善於應付的人。他不慌不忙地接待了阿賈，又拉了張凳子請我坐下。阿賈沒等他開口就先開了腔：“這張圖樣你們審查過嗎？”划樣員一看他這股臉色，估計大概是出了問題：慢吞吞地接過圖樣，看了看說：“那是人家直接送來的圖樣，我們是不便修改的。”阿賈有點惱火了，他取出鋼筆，不聲不響地把圖紙上的尺寸作了些修改。然後挺直身子，對划樣員說：“同志，人家車間里不是專門划樣的。他們只要划得象只箱子就算了。我們不照廠里的規定審核，做了不合規格，由誰負責？”也許他覺得自己的語氣重了點，就又改變了聲調說：“同志呵，工作可不能這麼隨便呀！”划樣員知道

自己疏忽，只得承認了錯誤，在圖樣上仔細修改了一下。

出了划樣組，我心里盤算着：阿賈的眼睛真靈呵，一瞧，問題就看出來了。我繼續跟他走，轉過一個彎，到了新鍋爐房。這時，他的話又多啦。他告訴我，現在正在架接水汀管子，新鍋爐馬上就要投入生產了。他指着那鍋爐說：“你看這玩意兒，象個大鐵桶；你只要好好使用它，它的本領可大吶！車間里只要扭扭開關，要涼要熱隨你挑。”跨進鍋爐房，只見一個小伙子正站在梯子上裝修什麼，阿賈一見就提高嗓子喊：“小張，下來，下來！”那個叫小張的青年回頭一看是阿賈，滿不在乎地說：“沒事！”阿賈走過去扶住梯子，命令似地說：“下來，馬上下來！”小張看阿賈的態度那麼堅決，只好撇起嘴唇，无可奈何地下了梯子。阿賈指着攔梯子的一頭，用手搖了搖擺得很不穩的梯子說：“不要以為自己身胚好，跌下來，人要受傷，工作還要受損失。”說着，就把梯子移開，往旁邊的爐子上一攔，还用勁試了一試，然後扶着梯子說：“來吧！小伙子。打這裡上去，可就保險啦。”小張怪不好意思地走過去，蹣蹣跚跚地爬上了梯子。阿賈告訴我，他自己就是司爐工出身，跟爐子、煤撿打過十幾年的交道。說着，他從袋里摸出煙斗，裝上皮絲煙，點起了火，吱吱地抽了幾下，說：“我這個司爐工可有種特別的感情。”他停頓了一下，用煙斗指着窗外老鍋爐房頂上的煙囪，說：“喏，每天，我只要一看見它，就會感到渾身是勁。”隨着他所指的方向，只見那高大的煙囪里，正吐着煙霧，象一條淡黑色的馬尾，在晴空里微微飄舞。阿賈銜着煙斗，仰起臉，眯着眼睛出神地望着……